

加拿大的大選

譚溯澄

本年七月八日的大選，是加國十年來第四次大選，也是本世紀以來夏季舉行的第三次大選。全國一千三百五十萬選民中，選出了二百六十四名眾院議員。八日當晚八時即封閉票箱，準備開票。這次大選，共有一千二百零九名候選人參加競選，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了一倍，平均四點五名候選人才有一名當選。

根據選前最近的民意測驗，顯示自由黨較保守黨有較多的獲勝機會，但沒有任何一黨能在全國取得過半數的席次。最後一次的蓋洛甫測驗也表示，自由黨僅可得到百分之三十六的選票，保守黨僅可得到百分之三十的選票，新民主黨為百分之十四，其他各黨為百分之五，還有百分之十五沒有決定態度，或不願表示其態度^①。後來開票結果，大出觀察家意料之外，自由黨竟獲得一百四十一席，比過半數尚多八席。所以能如此，與加國各政黨競選時所採取的策略大有關係。自由黨的策略要比其他各黨派來得生動而靈活。

一 各黨的選舉策略

加國主要政黨有四：即自由黨、保守黨、新民主黨與社會信用黨。大致言之，保守黨和新民主黨採取攻擊自由黨經濟政策的立場，自由黨則處於執政黨防衛的地位。保守黨的選舉策略只有一個重心，即多次地、不厭其繁地強調自由黨應付通貨膨脹方法之不當。主張立刻實行九十天凍結物價及國民收入（freeze of prices and income）的緊急措施，然後再隨之以一個相當時期的選擇性管制（selective control）政策，這是仿效英、美兩國近年來對抗通貨膨脹的辦法。新民主黨雖亦贊成用統制方法挽救通貨膨脹，但與保守黨不同的是，僅僅主張管制物價，反對同時管制工資。該黨力主兩價政策，即加國產品在國內銷售是一種價格，在國外市場又是另一種價格。這種方法在現時自由黨當政期間，已經實行於小麥、石油以及銅礦等物品上，新

民主黨主張更擴大到其他交易物品上，藉以減輕國內消費者的負擔，壓制物價的高漲。新民主黨更極力攻擊外國（特別是美國）在加拿大的投資，以及各類多國性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的龐大利潤收入，而將多國性公司稱為所有經濟弊害的基源（roots of all economic evil）^②。

自由黨面臨保守黨與新民主黨兩者攻擊下，所採用的策略，不是「直辯」和「硬抗」，而是選擇「避重就輕」的方法，並不標明澈底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只是要加拿大人知道，目前加國的通貨膨脹是全球性通貨膨脹的一環，在舉世皆有通貨膨脹的情勢下，加國自無法避免通貨膨脹。加國通貨膨脹率以六月份為例，為百分之十一點四。就加國本身言，的確打破了韓戰以來近二十年的紀錄，但比起一般世界大多數工業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十六還算低些。況且觀察英、美等國實施凍結工資與收入的管制辦法，結果並不理想。杜魯道認為管制政策在加國不宜實施；即實施起來，效力也不大。

自由黨更重要的策略是，設法在民間重新塑造出對杜魯道的「新映像」（a new image），改變人民近年以來，認為杜氏目中無人、高不可攀的惡印象。這種有目的地自「哲人為王」（philosopher-king）的態度，降低至「接近羣衆」的水準，確使杜氏受惠不少^③。杜夫人瑪嘉烈特更親自出馬，依其優美風度，為杜氏辯護。每當有人攻擊杜氏時，瑪嘉烈特即以和靄語氣謂：「自我與他結婚後，從未見其高傲若此。」杜家兩子，雖甚年幼，亦在此次大選中產生作用。傑斯亭（Justin）今年兩歲，沙夏（Sasha）今年方九個月，都恰巧在一九七一年與一九七三年聖誕節分別出生，自由黨助選者因而宣傳說：「幸運的杜魯道！縱是上帝亦僅有一子在聖誕節出生，而他却有兩子！」加之杜氏本人利口能言，輕足善舞，於是杜魯道家庭（La famille Trudeau）在此次選舉中，遂成了一項動人的口號。

對選民的實惠方面，杜氏爲爭取中、下層一般低收入者的支持，在選前不久，宣佈了幾項新的房屋政策。第一是年收入在四千五百五十元至一萬五千二百元之間者，欲購買房屋，政府計劃給予優厚津貼。第二是凡首次購買廉價房屋者，政府可貸款百分之九十五。所謂廉價屋，依各地情況而不同，以多倫多市爲例，價值四萬四千九百元以下者算爲廉價屋。第三是如果自由黨能再有機會組閣執政，則對加拿大家庭之首次購買廉價新屋者，一律每戶補助現款五百元④。此三項政策的宣佈，在加國房價大幅上漲的今日，對一般收入不豐的民衆甚具號召力。另外，爲爭取勞工選票，杜魯道任命以前曾担任過勞工部部長，而在勞工界極具人緣的麥加錫（Bryce Mackasey）榮膺不管部部長之職，提高其地位及發言權，贏取勞工界的好感。又加國人民每逢夏季，頗喜出遊消暑，舒暢身心，今適逢大選，不少人士以爲大選妨礙了其出遊之良機，因而對大選懷有惡感，自由黨即利用加國人民此種厭煩情緒，抨擊本年五月倒閣出力的新民主黨，向民衆不斷呼籲，意謂今日所以亟需勞動民衆協力投票者，皆新民主黨與保守黨聯合倒閣之所賜。欲避免頻頻大選，首需多投自由黨票，將自由黨由少數黨內閣扶植而爲多數黨之內閣。吾人觀察大選開票結果，即知此種宣傳甚有效力。

二 自由黨的勝利成果

此次大選結果，自由黨得一百四十一席，保守黨得九十五席，新民主黨得十六席，社會信用黨得十一席，獨立派者得一席，總計二百六十四席，與前屆國會衆院席次相比，列左表明之：

政黨名稱	原有席次	現有席次	增減席數	現有席次佔衆院總席數百分比
自由黨	109	141	+32	54%
保守黨	107	95	-12	36%
新民主黨	31	16	-15	6%
社會信用黨	15	11	-4	4%
獨立派	2	1	-1	不足百分之一，不計
總計	264	264	0	100%

除自由黨外，其他各黨席次均有減少。自由黨較前所增的三十二席中，主要係得自安大略及魁北克兩省。魁北克總數七十四席中，自由黨贏得六十席，比原來的五十六席增加四席。保守黨在該省只取得三席。其他十一席仍爲社會信用黨所據。社會信用黨原有十五席，魁北克省雖是該黨的大本營，但此次仍然失去四席。安大略省爲加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共選出八十八席，高居全國首位，其中自由黨贏得五十五席，比原有的三十六席增加達十九席之多。保守黨則由四十席降至二十五席，新民主黨也由十一席降至七席，其他一席可能仍爲獨立派人士所得。以上安大略、魁北克兩省合計，自由黨增加二十三席，佔此次自由黨增加席次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兩省的自由黨席次總計，達一百一十五席，佔全國自由黨總席次一百四十一席的百分之八十，足見安大略與魁北克實是自由黨此次獲得大勝關鍵的所在⑤。

在大西洋沿岸四個省份中，即紐芬蘭（Newfoundland）、新布恩斯威克（New Brunswick）、諾瓦斯科的亞（Nova Scotia）、愛德華親王島（Prince Edward Island）等，自由黨從原屬保守黨的席次中爭得四席，以致總數由十席增至十四席，保守黨總數從三十二席降至二十八席。在草原諸省（Prairies）方面，即曼尼托巴（Manitoba）、薩斯加契溫（Saskatchewan）以及阿爾伯他（Alberta）三省，自由黨自原有的三席增爲五席，保守黨由三十四席降爲三十三席，失一席。新民主黨由八席降至七席，亦失一席。所失之數悉爲自由黨所得。在加國最西部太平洋邊的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省中，自由黨增四席，由原有的四席變爲現有之八席。保守黨亦由八席增至十三席，增加五席，爲全國唯一保守黨增加較多席次的地區。新民主黨則由原有的十一席劇減至僅餘兩席⑥。

所有自由黨推出的重要候選人，除一人外，都順利當選。杜魯道本人在東部大城蒙特里爾（Montreal），輕易地獲勝。外長夏普亦再度當選。夏普在結果決定之前，曾有人認爲他此次不易得到猶太人實力的支持，或將有落選的危險，至少也要遭致若干困擾，結果不僅當選，而且票數甚高。環境部部長戴維斯（Jack Davis）在西部溫哥華出人意外地被擊敗，爲自由黨中重要競選者之唯一遭致敗績者。他的敵手係一位保守黨份子。總括而言，自由黨在新國會中比過半數還多八席，足可控制國會而有餘。

三 保守等其他三黨的情況

保守黨在此次選舉中得票率為百分之三十一，比上屆得票率少百分之三（上屆為百分之三十三點九五）。新民主黨得票率比上屆少百分之十一，實得為百分之十六。表面上從百分比看，前後相差不多，但因普遍有一種顯著的傾向，不少原屬於保守黨的選票轉投於自由黨，雖然新民主黨的得票率比上屆並無顯著的降低，然因自由黨票數的增加，遂迫使新民主黨變成了政黨競爭下的主要犧牲品。就保守黨各地區所獲席次總額言，上屆國會中保守黨在安大略省擁有四十席，為全國各區之首，現今則中西部草原原區的三省席次總額超過了安大略省。這次選舉中，保守黨在全國重要地區未嘗遭受重大敗績者，除前述英屬哥倫比亞省外，即在草原三省，草原三省的席次目前已成為新國會中保守黨的中堅力量。

保守黨重要人物中，黨魁史坦菲德在諾瓦斯可的亞省首府哈利法克斯（Halifax）順利當選。前任保守黨總理狄芬貝克（John Diefenbaker），今年已屆七八高齡，也在薩斯加契溫省當選，這是他第十二次參加競選獲勝。保守黨中重要候選人的敗績者，以海耶爾（Paul Hellyer）最受人注目。他原係以前自由黨內閣的國防部長，因在一九六八年與杜魯道競選自由黨黨魁時，名排第三，不敵杜魯道而敗，氣憤之餘，轉入保守黨，抨擊杜魯道內閣，未料竟於此次落選。擊敗海氏者，為一婦女候選人妮可森（Alee Nicholson），即此次大選中獲勝之九名女性議員之一。

加國四大政黨中，遭遇打擊最嚴重的，是新民主黨，由原有的總數三十一席，驟跌至十六席。所失十五席中，單在英屬哥倫比亞一省即達九席之多，佔全國所失者一半以上。上次一九七二年大選中，新民主黨在英屬哥倫比亞的得票率高達百分之三十四點九，超過了自由黨的百分之二十八以及保守黨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二，為全省各黨得票率之冠^⑦。這次所以遭受慘敗，與該黨在哥省地方政府種種措施有關。因為在一九七二年選舉中，該省首次選舉新民主黨主持省政，由巴賴特（Dave Barrett）担任省長，巴氏係一專搞社會工作者，現年四十二歲，上任後大力推行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如土地改革及徵收高礦產權利金（higher mining royalties）等。一年多以來

，該省人民普遍被激起反對社會主義的情緒，於此次選舉中終遭重大的慘敗。

新民主黨不僅失去了大量的國會議席，即其本黨黨魁亦竟告落選。劉易士在國會已相繼有十餘年之久，平素在黨內又是著名的強人，無人料到其可能落選^⑧。事後檢討，劉易士之敗全在大意。他自以為必能連任，遂將大部精力用於替同黨人士在他區拉票，乘坐飛機東西海岸忙個不停，結果時間消耗於他省，而忽略本身的安大略省多倫多市約克南區。擊敗劉易士的對手，係一義裔婦女競選者，名烏爾蘇拉·阿波隆妮（Ursula Appoloni）。她隸屬自由黨籍，費盡極大力氣，說服義裔加拿大人，實施澈底的政治動員（political mobilization），造成傑出水準，一舉而擊潰了劉易士。劉易士在失敗之餘，口出怨言說：「這就是政治」，「民主國家中的基本權利之一，就是人民有權做錯事。」[one of the basic democratic rights is right for the people to be wrong.]內心憤慨不甘之情，於此表露無遺^⑨。

社會信用黨原在國會佔有十五席，全係從魁北克省所產生，本屆大選原欲設法贏得他省席次，以便衝破外人給予該黨的「地方政黨」之譏評。然選舉結果，在他省一無所得，而於魁北克省本身反失四席之數。若與新民主黨情況相比，在自由黨橫掃安大略與魁北克兩省壓力下，信用黨能夠穩住地盤保得十一席，已屬不易。黨魁考埃特（Real Caouette）因其身體近來甚差，由於嚴重的糖尿病和去年冬季的兩次雪中失事，健康大受損害，早已公開表明：在此次大選後即宣告退休，有意將黨魁一職，讓與其子吉爾斯（Gilles）担任。不料吉爾斯竟在本屆大選中落選了，對社會信用黨的領導無異一重大打擊^⑩。

四 未來的影響及展望

最顯而易見的是，四大政黨的黨魁除自由黨杜魯道外，其他三黨均可能有所變動。保守黨的史坦菲德三度領導本黨與自由黨相戰，均遭敗績，人望漸低。目前批評史氏者已不乏人，如坎普（Dalton Camp）在一九六七年原係敦促史氏，自諾瓦斯可的亞省長進而爭取保守黨黨魁的主要運動者之一，於本屆選情揭曉後即表示：「加國人民永不想再認識史氏此人！」（

Canadian have never got to know [this man]) 保守黨元老狄芬貝克對史氏此次大選中所提的管制政策亦頗有微辭。但史氏本人拒絕說明其是否有意退讓。如史氏果真去職，目前最有希望者，可能係中西部的勞希德 (Peter Longheed)。他現任阿爾伯他省長，此次該省共選衆院議員十九席中，盡爲保守黨所囊括，確對大選出力不少。勞氏個性，容易合羣；此人如能當選保守黨領袖，或可與杜魯道在國會中相互抗衡。新民主黨領袖劉易士落選後，決定退出黨魁地位。次於劉易士的第二號人物爲約翰·哈茵 (John Harney)，但不幸哈茵也在此次大選中於多倫多市遭受敗績，新民主黨勢必在今年秋冬有大組織更動。至社會信用黨的黨魁，由於吉爾斯的落選，目前尚不易見其底蘊。總括而言，加國四大政黨中，有三黨黨魁皆有變易之象，此三者中，又僅有一黨已具貌端可察，其他兩黨則尚在徬徨中。

婦女力量在本屆大選中可謂異軍突起，影響選舉甚大。不僅杜魯道自由黨的得勝大半應歸功於其夫人的鼎力相助^①，即就整個議席上，亦比上屆國會增加甚速。本次全國一千二百零九名各黨候選人中，婦女佔了一百三十七名，約當總額百分之九。上屆選舉，僅有五名婦女獲得當選，本屆則增至九名。重要的當選者，像自由黨內閣的科學部部長珍妮·沙婉 (Jeanne Sauvé)、擊敗新民主黨黨魁劉易士的阿波隆妮等，均是顯例。在地區分配上，安大略的多倫多佔二人，魁北克的蒙特里爾一人，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溫哥華亦一人，其他地區五人。婦女在加國政壇上有日益重要的趨勢，未來將更可方興未艾。

這次自由黨能在安大略省獲得大勝，乃極不尋常之事。自去年世界能源危機發生後，杜魯道政府對石油實施國內、國外兩價制度，安大略省工業界因此而受惠不少。故安大略省公民多將選票投向自由黨，反觀出產石油甚富的草原諸省，則仍屬保守黨的穩固勢力範圍。此種現象，就利處言，證明一旦遭逢切身職業利害的考慮時，單純的文化種族背景並不能置於一成不變的永久價值地位；故安大略省與草原諸省兩者雖皆屬英裔居民佔多數的區域，但對政黨的投票行爲和認同選擇並不相同，從而沖淡了純以種族情感作爲判斷事物的標準，有助於加國境內英裔與法裔公民的合作相處^②。就弊處言，這種投票事實有加深工業地區與農業地區因利害關係而對立的趨勢。加國農業區主要在草原諸省以及英屬哥倫比亞一帶，工業則大部集中於安大略省以

東地區。杜魯道於贏得大選後，對此事實已經有所警惕，故明白宣稱：彼固是加國東部人，但同時更是加拿大人。他保證未來必以整個加拿大的利益爲其主要關注之所在。只有在種族利益、地域利益以及職業利益三者相調和的情形下，加拿大聯邦主義才能更進一步地有效運用和發展。

註①·“Poll Surveys Predict Canada Minority Gov't”, *The Japan Times*, July 8, 1974, p. 3.

註②·“Lone star in the clouds”, *The Economist*, 6—12 July 1974, p. 50.; “Canadian ‘Vit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10, 1974, p. 6.

註③·“For Trudeau: Smashing Victory, but a hard Road Ahead”,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ly 22, 1974, p. 59.

註④·參見簡立民，多倫多航信·加拿大大選形勢渾沌，新聞天地第三十年第二十七號，第七頁。

註⑤·Clyde Sanger, “Trudeau regains majority control”, *the Guardian Weekly*, July 13, p. 7.

註⑥·本段資料採自世界著名通訊社各外電報導，綜合判斷而成，或與其正式統計稍有出入。

註⑦·Peter Regenstriff, “Canadian Parties and Politics”, *Current History*, April 1974, p. 174.

註⑧·關於加國政黨一般情形，參看拙作，加拿大政黨政治的剖析，問題與研究第十三卷十期。

註⑨·“Triumph for Trudeau”, *Time*, July 22, 1974, p. 7.

註⑩·“Major Political Changes Seen in Canada in Wake of Trudeau's Victory”, *The China News*, July 10, p. 1.

註⑪·“Lucky Pierre's Win”, *Newsweek*, July 22, 1974, p. 13.; 本次選舉婦女當選者名單，請參見林岳鑿之溫哥華通訊·刊香港時報本年七月十九日第二版，讀者之頁。

註⑫·“Preference for Mr. Trudeau”, *The Times*, July 10, 1974, p. 19.